

叶利钦时期 俄罗斯宗教发展问题研究

王振海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叶利钦时期 俄罗斯宗教发展问题研究

王振海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宗教发展问题研究 / 王振海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207-11326-9

I. ①叶… II. ①王… III. ①宗教问题—研究—俄罗斯—现代 IV. ①D751.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6466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封面设计:鲲鹏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宗教发展问题研究

Yeliqin Shiqi Eluosi Zongjiao Fazhan Wenti Yanjiu

王振海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h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圣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11326-9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自序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宗教的发展历史悠久,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自产生以来,宗教始终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遥远古代盛行的原始宗教(部族宗教或称氏族宗教),还是当今世界的各种宗教形式,如世界性宗教、民族宗教等,还有原始宗教的遗存形式都早已渗入世界各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向上曾影响国家各项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向下控制着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以及影响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行为,既能发挥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作用,也会引发严重的民族冲突和地区性关系紧张,甚至激烈战争,其社会影响巨大。因此,宗教问题是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回避的现实性问题之一。

本书依据大量的史料和文献资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俄罗斯叶利钦时期国家宗教发展问题,从国家领导人的宗教情感、国家宗教政策、民族宗教意识、宗教之间关系、外国宗教教派的渗透等诸方面,探讨宗教势力在当今俄罗斯的发展状况、社会影响及其对国家建设的影响等问题。

当今俄罗斯是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化、民族多样化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众多,现有 100 多个民族,不同民族之间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性,民族关系复杂。由于俄罗斯历史上长期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损害了众多非俄罗斯民族的利益,致使民族关系长期紧张,民族问题严重而尖锐。叶利钦时期,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社会环境的宽松化,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更凸显出来,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宗教在俄罗斯历史悠久,长期发展,形成了当今以俄罗斯东正教为代表的宗教多元化。在俄罗斯,宗教发展环境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国家宗教政策、国家领导人对宗教的好恶、民众的认同等诸多因素都是影响其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俄罗斯历史上国家长期偏袒俄罗斯东正教而



压制其他宗教,造成了宗教间关系长期紧张,甚至激化,而苏联时期实行限制宗教的政策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多次出现过激行为,又损害了更多的宗教利益,不但未能解决宗教问题,反而使政教关系恶化和宗教问题严重化。

自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尤其是俄罗斯叶利钦时期,因宗教发展环境的明显转好,不仅传统宗教得到快速发展,还促使一些原始宗教的发展、新兴宗教教派的纷纷涌现、众多外国宗教教派的大量涌入,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宗教发展走上快车道,呈现出“宗教热”的景象。与此同时,宗教问题也猛烈地凸显出来并影响着社会。在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随着国家政治追求西方民主化,国内的宗教环境也变得更加宽松。但由于受到当今俄罗斯社会转型和世界新形势的影响,使得国内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从而使压制已久的各种社会矛盾有了爆发的机会。宗教本来就与社会的关系密切,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等社会问题相互交织,进而导致宗教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同时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宗教问题成为当今俄罗斯社会一个主要的,也是难以解决的社会顽疾。因而探讨当代俄罗斯宗教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俄国历史上的宗教	1
第一节 宗教在俄国的传播与发展	1
第二节 俄国各时期的统治者与宗教	4
第三节 俄国民众的宗教情缘	12
第四节 苏联时期的宗教发展态势	18
第二章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宗教政策	21
第一节 国内外社会形势	21
第二节 国家宗教政策	23
第三节 国家宗教政策对宗教发展的影响	27
第三章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宗教势力发展态势及影响	39
第一节 国内宗教势力的发展状况	39
第二节 国内宗教势力影响国家安全	52
第三节 外国宗教势力的渗透	60
第四章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宗教与社会	73
第一节 国家总统叶利钦与宗教	73
第二节 国家政府与宗教	86
第三节 社会政治力量与宗教	88
第四节 社会民众与宗教	90
第五节 宗教与经济	96
第六节 宗教与文化	97
第五章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宗教极端势力	104
第一节 宗教教派间的对抗凸显	104
第二节 宗教极端主义行为频发	108
第三节 宗教极端势力与民族离心情绪关系密切	114
第四节 国际宗教极端势力加紧渗透进行分裂活动	120



第五节 军事冲突加剧	125
第六章 宗教与国家间关系的历史思考	133
第一节 宗教势力的存在和影响	133
第二节 宗教与民族	153
第三节 民族宗教和国家统一与分裂	166
第四节 宗教极端势力与国家建设	171
第五节 外国宗教势力渗透与国家	174
结 语	188
主要参考文献	190
后 记	208

第一章 俄国历史上的宗教

第一节 宗教在俄国的传播与发展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宗教自产生至今始终是这一世界普遍存在和影响巨大的社会现象。但追溯其产生的时间,现有史料却始终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而史学界和宗教界也众说纷纭。究其原因,苏联学者约·阿·克雷维列夫所作的解释还是很有道理的,他曾指出:“宗教信仰产生的时间,指的应当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长达数万年甚或数十万年之久,其间经过了上千代人的生活。在人类居住的不同地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这就使得这一过程倍加复杂。因此,宗教——乃至各种新现象——产生的年代,无法确定出划一的时间断限。”^①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曾出现过众多的宗教信仰。如同世间万物一样,宗教也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从远古时期繁多的原始宗教到后来为数众多的民族宗教,再到世界性宗教(当今公认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有些宗教生命力短暂,很快消亡了;有些宗教生命力强,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发展成为民族宗教,甚至成为世界性宗教。

就俄国宗教发展进程而言,同样经历了由原始宗教——多神教信仰向以俄罗斯东正教为民族宗教信仰代表,兼有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发展历程。

在东正教^②未正式传入俄国前,古罗斯地区长期盛行多神教信仰。

① [苏]И. А. 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王先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页。

② 1054年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之前,与天主教同为一体,称基督教。1054年分裂后,以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形成了正教,即东正教,以罗马为中心形成了罗马公教,即天主教。



多神教自出现于古罗斯地区就与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当时古罗斯社会思想文化单一,多神教几乎成为当时古罗斯人的全部精神生活内容,曾长期影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同时,古罗斯时期诸位大公的关照和支持也加强了多神教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多神教在拜占庭东正教正式传入前的古罗斯社会生活中影响广泛而深入,势力强大。

古罗斯社会有利的宗教发展条件为外来宗教在俄国的渗透和发展提供了机会。随着外来宗教的不断涌入,俄国人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变化,多神教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也逐渐为东正教等其他宗教教派所取代。

由于经济长期发展滞后和生活物资对外依赖性大,为获得自己难以生产或者无法生产的生活所需物资,古罗斯很早就与外界社会保持着密切的经贸联系,尤其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当时与古罗斯毗邻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经济强国,经济发达。古罗斯同它的经贸活动非常频繁,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和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也因此逐渐发展成为当时重要的贸易中心。古罗斯人主要利用当地所产或征收来的裘皮、皮革、蜂蜜、蜂蜡、手工业品,以及被俘虏的奴隶与拜占庭人进行贸易活动,从中换取自己所需的各种生活用品。长期而频繁的经贸活动使得拜占庭帝国的文化(这里包含拜占庭的东正教信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古罗斯人,其宗教思想观念、礼仪和禁忌逐渐融入古罗斯人的社会生活。经贸活动不仅推动了东正教在俄国的传播,也有利于其他宗教,如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在俄国的传播。

拜占庭的东正教成为俄国国教离不开古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的支持。在东正教被确立为国教后的俄国各历史时期,国家统治者曾长期给予该宗教在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诸多扶持,这有利于东正教在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参与、社会地位的提高自身和自身的快速发展。

古罗斯时期,俄国仅仅是一个处于东欧平原地区的小国,这里地势平坦,平原广布。一则,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使古罗斯人经常要面对来自外部的威胁。历史上的俄国经常受到外族人的侵袭,对外战争活动频繁。例如,古罗斯时期俄国频繁遭到周边外族部落和拜占庭等国家的侵袭,如13世纪蒙古人在向西进行征服战争过程中对俄国的侵略活动等。战争活动尽管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威胁和社会灾难,但也因此

为俄罗斯人认识周边地区和蒙古人等民族文化提供了机会。由于与外部世界频繁的接触和联系,俄罗斯人接触到异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也有利于异域宗教信仰对俄罗斯的渗透和影响。二则,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培养了俄罗斯人桀骜不驯、好战的尚武精神。为了自身的生存、摆脱外族的侵扰,以及满足大公们的私欲和野心,俄国人很早就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并依靠许多世纪的对外战争,俄国由一个东欧平原地区的小国,最终在俄罗斯帝国时期成为一个拥有 2000 多万平方千米领土的世界性大国。在长期的扩张过程中,被征服地区不同的文化被纷纷纳入了俄罗斯文化体系中,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也使得俄罗斯的文化内容越来越丰富,这其中包含着各种宗教文化。就伊斯兰教而言,“公元 9—10 世纪传到高加索及中亚地区,后又传入伏尔加河沿岸和卡马河下游地区。”^①还有,广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和北高加索等地区纷纷被纳入俄罗斯的版图,如 16 世纪沙皇伊凡四世时期被俄罗斯征服的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就是当时的两个伊斯兰王国,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伊斯兰教信仰在俄罗斯的社会影响和穆斯林人群的规模。由于俄罗斯向东方进行的扩张和征服行为,也将原本主要信仰佛教的南西伯利亚地区并入了自己的领土版图,加强了佛教在俄罗斯社会的影响。此外,这一切也促进了天主教、基督新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教派在俄罗斯的社会影响。

为了发展经济,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彼得一世(Пётр I Великий, 1672—1725 年)主张学习国外技术,引进和利用国外人才。“沙皇请教德国的科学家和其他基督新教国家的专家,并且邀请他们来俄罗斯。同时,他吸收了来自于西方国家并留在俄罗斯的外国人一起去实现自己的改革计划。”^②这有利于外国宗教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渗透和传播。

当然,在宗教传播过程中,人口迁移、宗教魅力、传教士传教活动、外交活动等也同样为俄罗斯人了解外来宗教信仰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利于外来宗教被俄国人的认知和认同。

总之,到了 20 世纪初,俄罗斯已拥有 10 多种宗教信仰,表现出宗教信仰多元化特点。

^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视》,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年,第 34 页。

^② Пономарева С. В. Русские цари. 1547—1917. Ростов - на - Дону: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еникс”, 1997. С. 232.



第二节 俄国各时期的统治者与宗教

一、统治者对宗教的认同

在俄国,无论是古罗斯时期还是俄罗斯帝国时期,专制集权统治始终是社会发展共同的政治特点。大公或沙皇的权力至高无上,他们的意志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他们决定着国家的命运,然而这些统治者又都与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中体现了统治者们对宗教的认同。

在远古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生存环境狭小而闭塞,处于原始阶段的人们对身外的世界(自然物、自然现象)认识极为肤浅。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在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形式——多神教崇拜。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和简单,“由于原始宗教极大地满足了早期人类的生存需要和群体组织延续的需要,因而,原始宗教也就成了早期人类思想的主宰者,也即通过神灵无意识地一统早期人类的思想。”^①在多神教兴盛的时期,作为一位统治者,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还是古罗斯国家形成之初大公们都对这种原始的宗教信仰予以认同,从而有助于原始宗教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参与和社会影响的扩大。

随着古罗斯社会的发展,原有多神教信仰已无法跟得上时代发展步伐和满足统治者统治的需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古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选择了东正教,并将其定为国教,在国内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和大力扶植,其中体现出统治者对东正教的认同。

自古罗斯东正教定为国教起到俄罗斯帝国被推翻止,国家与宗教(主要是俄罗斯东正教)之间长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东正教曾为俄国历代统治者所看好,许多大公或沙皇本身就是虔诚的东正教教徒。俄罗斯东正教的宗教思想观念、禁忌、礼仪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各统治者的思想变化和日常行为。他们的各种祈求、感恩、登基加冕、婚礼、葬礼和悼念亡灵、交往等诸多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活动往往都缺少不了俄罗斯东正

^① 章笑力:《社会发展的逻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教会^①的参与。例如,瓦西里三世(Васили III Иванович, 1479—1533 年)为喜得儿子而感恩。法国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就此曾做了这样的叙述:“1533 年 9 月 25 日,为了感恩,他偕同皇后及两位皇子去圣三位一体修道院接受大主教的祝福,与来自莫斯科四面八方的朝圣者一道斋戒祈祷。”^②就帝国时期的俄国而言,“皇帝犹如基督教的君主一样,是宗教教义的最高捍卫者和保护人,也是笃信正教、遵守一切教规的监护人。”^③如瓦西里三世、彼得一世等都是东正教的信徒。再如,在帝国时期俄国的外交交往中,东正教字样经常出现在沙皇政府的外交文书或者沙皇的使者口头陈述当中。比如说,17 世纪后期,在俄国与蒙古之间的外交往来中就反映出宗教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俄国沙皇的全权大使向蒙古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口头禀告道:“沙皇陛下是虔诚的东正基督教^④君主,定会赦免台吉和呼图克图的过失,台吉和呼图克图还会得到沙皇陛下的恩赐。所以,希望台吉和呼图克图派出干练的宰桑来见全权大使,最好把一切都写明,交他们带来,同时要他们再作口头的陈述。”^⑤“沙皇陛下作为虔诚的东正基督教君主,对他们的献礼纳贡给予仁慈褒奖,每次都有皇赏交来使带回,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向臣民强征暴敛。”^⑥在双方的外交条约和书信中,俄罗斯东正教也曾在沙皇的称呼中得到反映。例如,在俄国全权大使给蒙古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的一些信件中曾经常出现:“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⑦从对帝王的称呼中可看出,俄国沙皇的社会地位至高无上和权力的不可逾越,也体现出了俄罗斯东

① “建于 10 世纪,自 11 世纪起受基辅都主教领导,属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管辖。自 1448 年起为自主教会。1589 年建立牧首制,1703 年被废除,1917 年恢复。”引自于世界历史名词审定委员会编的《世界历史名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93 页。

② [法]亨利·特罗亚:《一代暴君——伊凡雷帝》,张志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 年,第 4 页。

③ [苏]И. А. 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乐峰、沈翼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77 页。

④ 这里即指东正教。

⑤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86—1691 年)》(第二卷第二册),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562 页。

⑥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86—1691 年)》(第二卷第二册),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573 页。

⑦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86—1691 年)》(第二卷第二册),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563 页。



正教与沙皇之间关系的密切。又如,从宗教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上看,俄国各历史时期俄罗斯东正教曾长期处于国教地位,是国家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形式,统治者给予了俄罗斯东正教会诸多特权。例如,“专制政权为保持教会在群众中所进行的宗教宣传的影响,向东正教会提供了庞大的经费。教会拥有大批教区小学和女子学校。神学课被列为高等学校的必修课。军队中的教士,使宗教宣传在陆军和海军中得到了保证。出版权大部分掌握在宗教检察机关的手里。总之,沙皇政府赋予教会以广泛的权利和机会。”^①这一切都体现了统治者对俄罗斯东正教的认同,也是该宗教在俄国社会影响快速增强的重要原因。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统治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分重视俄罗斯东正教会,并对其表示认同和支持。“临时政府采取保护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的措施。为此,在10月7日警察事务管理总局的通告中指出:‘我们承认对教会、修道院和它们的财产进行不断保护的必要性’。”^②

在历史上,统治者对某种社会事物或社会现象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民众的认同。俄国统治者,无论是古罗斯时期诸位大公(如奥尔加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等),还是俄罗斯帝国时期的诸位沙皇们,不管他们是真心虔诚的宗教教徒,还是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而信仰某一宗教,都极为重视国内宗教教派的发展动向,同时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宗教情感和宗教信仰情况都具有导向作用,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俄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发展走向,也影响着各宗教在俄国的发展。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俄国各时期统治者虽然对宗教总体上是认同的,并给予重视和扶持,但是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又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限的。比如说,东正教成为俄国国教后,虽然深受各统治者的器重,并给予诸多的政治特权和大量物质支持,但是这种偏爱是有限的,各时期统治者始终不能容忍东正教在权利和社会地位上凌驾于自己的世俗统治之上,即不容许所谓神权高于君权的现象在俄国出现。例如,伊凡四世在自己统治时期,对于干涉朝政的僧侣和教会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迫害。“政权

① [苏]И. А. 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乐峰、沈翼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78页。

②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IX в. - 1917 г.).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67. С. 318 ~ 319.

控制着教会,帮助它与各个宗教教派和宗教进行斗争。东正教是政权的思想象征,凌驾于其他宗教教派和宗教之上,但是自身无论在沙皇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都依赖于国家。”^①其实,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也曾多次试图实现罗马天主教那样的神权高于君权的愿望,但是又每每遭到沙皇当局严厉打击,甚至镇压下去。俄国17世纪中期发生的尼康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时,“尼康提出‘教权高于皇权’、‘神界高于王国’的主张,企图把教会置于世俗政权之上。他把牧首的权力比作太阳,而把沙皇的权力比作月亮,沙皇从牧首手里接受权力,正如月亮反映太阳的光辉一样。”^②最终尼康被流放了。

俄国的宗教信仰多元化。历史上俄国各宗教的权利和地位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其中体现出统治者的意志和认同程度。与俄罗斯东正教相比,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的命运迥异。虽然它们当中有的进入古罗斯时间不比东正教晚,影响时间也长,但是自进入俄国后,却长期得不到统治者的认同和重视,反而受到排斥、迫害和镇压,处境艰难而发展缓慢。当然,不可否认,国家对这些宗教也曾有过压制程度减弱和放松的时候。例如,蒙古人统治俄国时期,尽管蒙古人对俄国的统治比较严酷,但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却表现出宽容的一面。“从别尔可汗(1257—1266年在位)起,全金帐汗国的统治者开始自称为穆斯林。”^③蒙古人推行了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这不但有利于东正教的发展,也有利于伊斯兰教等俄国其他宗教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也体现出统治者对宗教的认同。再如,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俄国时期,“她看到在多民族帝国中宗教宽容的必要性,斩尽杀绝的手段是行不通的,于是便实行比较开明的承认伊斯兰教的方针,颁布关于宽容一切宗教的命令。”^④俄国统治者对宗教态度的宽松带来了宗教的发展,但是总体上,各时期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认同远不如俄罗斯东正教。

① Щипков А. В. Церковно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http://www.vob.ru/public/bishop/istor_vest/2000/5-6_9-10/1_13.htm.

② 乐峰:《东正教史(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

③ 乐峰:《俄国宗教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59页。

④ 乐峰:《俄国宗教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60页。



二、统治者对宗教的利用

西欧中世纪时期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曾指出:“任何社会的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平的团结一致。”^①而一个有生命力的宗教一般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信仰群体,这对统治者建立稳定和平的统治秩序有利,也是统治者急需的。在人类发展史上,统治者对宗教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都在于宗教的利用价值。提及宗教的利用价值就涉及宗教的社会作用。就统治者而言,宗教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力量凝聚、社会慰藉和思想钳制等社会作用都是他们进行统治所需要的。“宗教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社会的权力者把它作为一种对他们的特权地位合理化的口实,也是稳定和控制其他无权者的一种直接手段。”^②

最初伴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发展而出现的原始宗教是那一历史阶段典型的社会现象。“原初人类相信并认为世间存在着神灵,而且神灵无处不在。于是,一方面,他们通过设立自己的图腾来膜拜这些神灵,举行繁殖图腾物的巫术仪式来祝愿自己的图腾发达,以此来保佑自己的氏族,兴旺自己的氏族;另一方面,以神灵的名义确立各种善的道德准则和规范,给氏族首领披上神圣的外衣,使人虔诚地遵守被神灵视为善的准则和规范,使人心甘情愿地服从有神灵庇佑的首领,同时,通过巫术与神灵的互动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防止恶的行为发生,并对已经作恶的人进行惩罚。”^③从古罗斯来看,人们广泛信仰多神教,多神教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当时统治者的支持和庇护。统治者的支持和庇护的目的又主要是为了利用宗教信仰的社会作用来为自身的统治进行神化和合理化,以便使宗教服务于自己的统治。

古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改信东正教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多神教信仰已无法满足自己的统治需要,利用多神教“想进行任何国家、社会及文化方面的改革,是绝对不可能的”^④,出于统治利益的需要改变宗教信仰。为此,一位英国学者曾指出:“对于一个不仅只是想打仗,还想和平统治多

①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8页。

② 陈昌文:《宗教与社会心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2页。

③ 章笑力:《社会发展的逻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④ 转引自乐峰:《俄国宗教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4页,参见И. В. 康达科夫:《俄罗斯文化》,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第87页。

民族的辽阔疆域的君主来说,基督教有两个明显的优势:它谴责血腥的战争,并为法律和法规的颁布提供了书面文字依据,给予了君权超自然的支持。”^①另一位英国学者也曾指出:“虽然弗拉基米尔的臣民起初对基督教并没有太大热情,但皈依基督教却为弗拉基米尔带来了两个无比宝贵的优势:一来他对那一大堆纷纷扰扰的亲戚和邻居们的统治有了神权认可;再一来使弗拉基米尔可以仗着拜占庭皇帝行事,须知后者乃是当时欧洲历史最悠久、身份最神圣的君主。”^②由于东正教的诸多特点符合古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统治需要,这是得到他认同和支持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在东正教成为俄国国教的各历史时期,无论是在古罗斯时期,还是在俄罗斯帝国时期,诸位俄国大公或沙皇长期对东正教倍加重视和偏爱,其目的在于东正教有利用价值,符合统治者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这一时期俄罗斯东正教是俄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远的社会影响。统治者可以利用该宗教势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

从帝王加冕登皇位仪式、国家法律的制定、国家设立专门宗教管理机构、外交关系,到鼓励信仰东正教和限制其他宗教的做法、宗教礼仪活动、对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行径等都能够体现出统治者对宗教的利用。就俄国帝王的登基加冕活动而言,宗教成为神化帝王权力和维护其神圣威严的工具。例如,俄国留里克王朝沙皇伊凡四世的加冕仪式。法国亨利·特罗亚曾就伊凡四世的加冕仪式做了这样的描述:“大主教再次为君主祝福后,将皇冠——其实是一顶莫诺马克帽戴在伊凡头上,献上了权杖和金球,并高声祈请全能的上帝把圣灵的力量赋予‘这位新大卫’。他还说:‘愿上帝保佑吾皇万寿无疆,以正义治国,使吾皇雄武坚强,臣服四徼蛮夷’。伊凡在群臣面前就这样被上尊号为‘全俄罗斯君主、上帝加冕的神圣沙皇’。”^③再如,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国时所进行的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的登基仪式。“1613年2月27日,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正式加冕为沙皇”^④,其

① [英]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李国庆等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② [英]彼得·奈维尔:《周末读完俄罗斯史》,旭阳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页。

③ [法]亨利·特罗亚:《一代暴君——伊凡雷帝》,张志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④ 张建华:《俄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目的在于利用宗教来神化和合法化自己的统治。就俄罗斯帝国国家法律的制定而言,同样如此。“以巩固王朝上层统治为目的的帝位继承法(1797年4月5日)成为专制统治史上重要文件之一,在这一法律中,俄国皇帝被称作东正教会的首脑。”^①这样,俄国沙皇就能够依据法律手段来严厉控制东正教会的各项事务,以便为自己的统治利益服务。就18世纪俄国彼得一世改革而言,彼得一世在任俄国沙皇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其中就包含宗教改革。1721年废除牧首制,国家设立专门机构管理东正教事务,其目的是为了利用宗教为自己的统治利益服务,神化沙皇专制统治的至高无上。在外交上,18世纪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上利用了宗教。“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国内对东正教会无甚兴趣,但在对外政策时,她却巧妙地利用了俄国东正教徒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教友的同情心理。”^②就俄罗斯帝国的宗教礼仪活动来说,“东正教的祈祷仪式成为在人民当中强化忠君保皇感情的重要工具”^③。就支持东正教信仰方面,统治者的目的在于利用东正教。“由于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政府不惜手段进行教堂和修道院的建设,把它们看作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④还有,在俄罗斯帝国时期,各位沙皇及国家政府曾多次利用东正教来镇压国内民众的反抗。1773—1775年发生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次起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沙皇政府的残暴统治而引发的。沙皇政府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利用了宗教的力量。“东正教会及其思想家保护旧制度,鼓吹农奴制神圣不可侵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号召农民绝对服从主人。”^⑤在利用宗教鼓吹封建农奴制的合理性和教化民众放弃暴力革命活动的同时,沙皇政府还利用宗教来瓦解、分化和孤立起义队伍,劝告起义者放下武器,服从沙皇和他的政府的统治。“政府和东正教竭力在起义者当中散播宗教纠

①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IX в. - 1917 г.).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67. С. 206.

② [英]彼得·奈维尔:《周末读完俄罗斯史》,旭阳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③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IX в. - 1917 г.).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67. С. 207.

④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IX в. - 1917 г.).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67. С. 235.

⑤ 梅汉成:《觉醒与繁荣——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艺术成长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5页。